文章精义 李耆卿
提要
文章精义

提要

《文章精义》世无传本，诸家书目亦皆不载，惟永乐大典有之，但题曰：李耆卿撰，而不着时代，亦不知耆卿为何许人。考焦竑经籍志，有李涂《文章精义》二卷，书名及李姓，皆与此本相合，则耆卿或涂之字欤？载籍无征，其为一；为二盖莫之详矣。其论文多原本六经，不屑屑于声律章句，而于工拙繁简之间，源流得失之辨，皆一一如别白黑，具有鉴裁。其言苏氏之文，不离乎纵横；程氏之文，不离乎训诂；持平之论，破除洛蜀之门户，尤南宋人所不肯言。又，世传韩文如潮，苏文如海，及春蚕作茧之说，皆习用而昧其出处，今检核斯语，亦具见于是书，盖其初本为世所传诵，故遗文剩语，口授至今，嗣以卷帙寥寥，易于散佚沉晦者，遂数百年。今逢圣代右文，得以复见于世，亦其名言至理，有不可磨灭者欤！

文章精义

易、诗、书、仪、礼、春秋、论语、大学、中庸、孟子，皆圣贤明道经世之书，虽非为作文设，而千万世文章從是出焉。《国语》不如《左传》，《左传》不如《檀弓》，叙晋献公骊姬申生一事，繁简可见。

《孟子》之辩，计是非不计利害，而利害未尝不明；《战国策》之辩，计利害不计是非，而二者胥失之 。

《莊子》文字善用虚，以其虚而虚天下之实；太史公文字善用实，以其实而实天下之虚 。

《莊子》者，易之变；《离骚》者，诗之变；《史记》者，春秋之变。

史记、帝纪、世家，从二雅、十五国风来；《八书》从禹贡周官来。

李斯上秦始皇书，论逐客，起句即见事实，最妙中间论物“不出于秦而秦用之，独人才不出于秦，而秦不用”，反复议论，痛快！深得作文之法，未易以人废言也 。

老子、孙武子，一句一语，如串八寶珍瑰，间错而不断文字，极难学，惟苏老泉数篇近之（心术春秋论之类是也）；韩非子文字絶妙 ，贾谊政事书，是论天下事有间架的；贾让治河策，是论一事有间架的。

孟子就三纲五常，内立议论，其与人辩是不得已；莊子就三纲五常，外立议论，其与人辩是得已而不已；义理有间矣，然文字皆不可及。（二人同处齐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梁，不知如何不相见，若相见，其辨必然有可观。）韩退之文，学孟子不及左传，（有逼真处，如董晋行状中、两段辞命是也）；柳子厚文，学国语（国语段全，柳段碎句，法却相似）西汉（诸传髣髴似之）；欧阳永叔，学韩退之（诸篇皆以退之为祖，加以姿态，惟五代史《过顺宗实録》，遠甚青出於蓝而青於蓝也）；子瞻文，学莊子（入虚处，似《凌虚台》、《记清风阁记》之类是也）战国策（论利害处，似《策畧》、《策别》、《策断》之类是也）史记（终篇惟作他人说，末后自已只说一句，《表忠观碑》之类是也）楞严经（《鱼枕冠颂》之类是也。子瞻文字，到穷处便济之以此一着，所以千万人过他關不得）曾子固文，学刘向（平平说去，亹亹不断，最淡而古。但刘向老子固嫩，刘向简子固烦，刘向枯槁子固光润耳。）

韩如海，柳如泉，欧如澜，苏如潮。

司马子长文字，一二百句做一句；下韩退之，三五十句做一句；下苏子瞻亦然。初不难学，但长句中转得意去，便是好文字，若一二百句、三五十句，只说得一句，则冗矣 。

孟子讥蚳鼃，不谏，卒以谏显；退之讥阳城，不谏阳城，卒以谏显；欧阳永叔讥范仲淹，不谏范仲淹，卒以谏显。三事相类，然孟子数语而已，退之费多少纠说，永叔步骤退之而微不及，古今文字，优劣於此可见。

退之虽时有讥讽，然大体正；子厚发之以愤激，永叔发之以感慨，子瞻兼愤激感慨，发之以谐谑，读柳蘓文方知韩文不可及 。

文章，不难於巧而难於拙，不难於曲而难於直，不难于细而难於麄，不难於华而难於质，可为智者道，难与俗人言也。

司马子长文，拙于春秋，内外传而力量过之；叶正则之文，巧於韩柳欧苏，而力量不及 。

文字，请客对主极难，独子瞻《放鹤亭记》，以酒对鹤，大意谓；清闲者莫如鹤，然卫懿公好鹤，则亡其国；乱德者，莫如酒，然刘伶阮籍之徒，反以酒全其真而名后世，南面之乐，岂足以易隐居之乐哉？鹤是主，酒是客，请客对主，分外精神，又归得放鹤亭隐居之意，然须是前面嵌“饮酒”二字，方入得来，亦是一格 。

退之《平淮西碑》，是学舜典；《画记》，是学顾命。

退之诸文。多有功於吾道，有补于世教，独《衢州徐偃王碑》一篇害义。盖穆天子在上，偃王敢受诸侯朝，是贼也，退之乃许之以仁，岂不谬哉 ！

永叔《醉翁亭记》结云》太守谓谁？庐陵欧阳修也。是学诗《采苹》篇“谁其尸之，有齐季女”二句 。

传体，前叙事，后议论，独圹者王承福传，叙事论议相间，颇有太史公伯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夷传之风 。

孟子《公孙丑下》首章起句谓：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下面分三段：第一段，说天时不如地利；第二段，说地利不如人和；第三段，却专说人和，而归之“得道者多助”，一节高似一节，此是作文中大法度也 。

子瞻《喜雨亭记》结云：太空冥冥，不可得而名，吾以名吾亭。是化无为有；《凌虚台记》结云：盖世有足恃者，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。是化有为无 。

文字有反类尊题者，子瞻《秋阳赋》，先说夏潦之可忧，却说秋阳之可喜，絶妙！若出文选诸人手，则通篇说秋阳，渐无余味矣。

班孟坚叙霍光废昌邑王，读至一半，太后曰：止为人臣子，当悖乱如是耶？再读毕奏，此段最妙哉，一时君臣堪画。

卢仝《月蚀》诗，脍炙人口，其实大东后二章耳 。

诗云：汉有“耗斁下土，宁丁我躬”之句，退之、永叔祷雨文，遂各演作一篇，其实皆自云汉来，然不逮远矣 。

孟子“辨百里奚”一节，辞理俱到，健读数遍，使人神爽飞越 。

子瞻《万言书》，是步骤贾谊《治安策》；然虚文有余，实事不足，去谊遠矣 。

陆宣公文，字不用事，而句语铿锵，法度严整，议论切当，事情明白，得臣告君之体 。

作世外文字，須换过境界。莊子寓言，是空境界文字；灵均、九歌之类，是鬼境界文字（宋玉招魂亦然）；子瞻《大悲阁记》之类，是佛境界文字（《鱼枕冠颂》亦自楞严经来，《芙蓉城》、《黄鹤楼诗》之类是鬼仙境界文字）；《上清宫辞》之类，是仙境界文字；惟退之不然，一切以正大行之，未尝造妖揑怪，此其所以不可及 。

六经是治世之文，左传国语是衰世之文，（书平王之命一篇已见衰世气象）战国策是乱世之文 。

唐人文字，多是界定段落做，所以死；惟退之一片，做所以活（柳子厚文字，便有界画得断者）

退之《张中丞传》后叙云“翰以文学自名为此”，传颇详密，然尚恨有阙者。不为许遠立传，又不载雷万春事，俗本误耳。前半篇是说巡遠，后半篇是南霁云，即不及雷万春事，三字误无疑 。

《尧典》“命羲和纔”，数句耳；《七月》便详似尧典，《月令》又详似七月，而病处极多。然《尧典》分时，《月令》分月，其为文也易，《七月》颠倒月分，而以衣食为脉络，其为文也难（此诗与周人之文不类）

《原道》、《送文畅师序》等作，辟佛老，尊孔孟，正是韩文与六经相表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里处，非止学其声响而已 。

《送文畅师序》，退之辟浮屠，子厚佞浮屠，子厚不及退之；论史书，子厚不恤天刑人祸，退之深畏天刑人祸，退之不及子厚 。

退之诸墓志，一人一樣絶妙 。

退之《志樊宗师墓》，其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，盖与凿凿乎陈言之务去，戛戛乎其难哉！意适相似，所以深喜之。然铭谓“文從字顺，各识职则”，宗师之文，文不從字，不顺者多矣，亦微有不满意。

退之志樊绍述，其文似绍述；志柳子厚，其文似子厚。春蚕作茧，见物即成，性极巧。

子瞻作《醉白堂记》，一段是说魏公之所有，乐天之所无；一段是乐天之所有，又魏公之所无；一段是乐天魏公之所同；方纔说是为韩魏公作《醉白堂记》王介甫乃谓“韩白优劣论”不亦谬乎。

永叔《昼锦堂记》，全用韩稚圭《昼锦堂》诗意。

子瞻《灩澦堆赋》，辞到；《天庆观乳泉赋》，理到。

西汉制度散见诸传中，此是孟坚笔力。

欧阳永叔《五代史》，赞首必有“呜呼”二字，固是世变可叹，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处便精神。

《禹贡》简而尽（山水、田土、贡赋、草木、金革、物产，叙得皆尽。后叙山脉一段、水脉一段、五服一段，更有条而不紊）《周礼职方氏》，冗而疎。

《左传》《史记》西汉，叙战陈堪画。

文字須有数行不整齐处，須有数行整齐处。

意对处文却不必对，文对处意却着对。

文有圆有方，韩文多圆，柳文多方，蘓文方者亦少（唯《上神宗万言书》《代张方平谏用兵书》数篇方）圆者多。

退之《琴操》平淡而味长，子厚《铙歌鼓吹曲》险怪而意到。退之墓志，篇篇不同，盖相题而施设也；子厚墓志，千篇一律。

《资治通鉴》是续《左传》，《纲目》是续春秋。

真希元集《文章正宗》分作四体：辞命一也，议论一也，叙事一也，诗赋一也，井然有条。

史迁《项籍传》最好。立义帝以后，一日气魄一日；杀义帝以后，一日衰飒一日，是一篇大纲领。至其笔力驰骤处，有喑呜叱咤之风。

班固设问答最弱（如西都责东都之类），至子瞻《后杞菊赋》起句云：“吁嗟先生，谁使坐堂上称太守？”便是风采百倍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子瞻《表忠观碑》，终篇述赵清献公奏，不增损一字，是学《汉书》。但王介甫以为《诸侯王年表》则非也。

吕相《絶秦书》虽诬秦，然文字自佳。

莊子《胠箧篇》，辞理俱到。

不读莊子《秋水》，见识终不宏阔。

佛是扫除事障，禅是扫除理障（熟读《楞严经》自见）。

《维摩诘经》亦有作文法。三十二菩萨各说不二法门，此未得不二法门者也；维摩默然，不说不二法门者，乃真得不二法门者也。子厚《晋问》微用此体。

欧阳永叔《丰乐亭记》之类能画出太平气象。

褚少孙（《史记》称褚先生者是也）学太史公句句相似，只是成段不相似；子厚学《国语》段段都似只是成篇不似。

学文切不可学人言语，文中子所以不及诸子，为要学夫子言语故也。

《论语》气平，《孟子》气激，《莊子》气乐，《楚辞》气悲，《史记》气勇，《汉书》气怯。文字顺易而逆难，六经都顺，惟《莊子》《战国策》逆；韩柳欧蘇顺（《封建论》一篇逆），惟苏明允逆；子瞻或顺或逆，然不及明允处极多。

文字有终篇不见主意，结句见主意者，贾谊《过秦论》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”，韩退之“守戒在得人”之类是也。

韩退之辟佛，是说吾道有来歷，浮屠无来歷，不过辨邪正而已。欧阳永叔辟佛，乃谓“修其本以胜之”，吾道既胜，浮屠自息，此意高於退之百倍。

文字起句发意最好，李斯《上秦始皇逐客书》起句，至矣，尽矣，不可以加矣！张伯玉作《六经阁记》，谓“六经阁者，诸子百家皆在焉，不书，尊经也。”亦是起句发意，但以下笔力差乏。

唐子西文极莊重缜密，虽幅尺稍狭，无长江大河一泻千尺之势，然最利初学。

李邦直《势原》只一势字，《法原》只一法字，演出数千言，所谓“一茎草化为丈六金身”者。惜文字断续，然亦是一法。

唐代宗时，有晋州男子郇谟者，上三十字条陈利害，一字是一件事，如团字是说团练使之类，谟自知之，他人不喻也。吾谓世之作文务要崎岖隱奥，辞不足以达意者，皆郇谟之徒也。

胡致堂文字就事论理，理尽而辞止，而气极不衰，虽不必调弄文法，自然见有不可及处。

子厚文不如退之，退之诗不如子厚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学楚辞者多，未若黄鲁直，最得其妙。鲁直诸赋及他文，愈小愈工，但作长篇苦扵气短，又且句句要用事，此其所以不能如长江大河也。

乐毅《答燕王书》，孔明《出师表》，不必言忠而读之可想见其忠；李令伯《陈情表》，不必言孝而读之可想见其孝。杜甫诗之忠，山谷诗之孝，亦然。

杜子美《哀江头》妙在“渭水东流劒阁深，去住彼此无消息”二句。明皇在蜀，肃宗在秦，一去一住，两无消息，有天下而不得养其父，此情何如耶？父子之际，人所难言，子美独能言之，此其所以不可及，非但“细柳新蒲”之感而已。

《诗》《生民篇》如庐山瀑布泉，一气输寫直下，畧无回顾，自“厥初生民”至“以迄扵今”只是一意。

卢仝《月蚀诗》，韩退之删改耳，谓之“效玉川子作”，何耶？

文章有短而转折多，气长者，韩退之《送董邵南序》王介甫《读孟尝君传》是也；有长而转折少，且气短者，卢裒《西征记》是也。

退之《送孟东野序》，一“鸣”字发出许多议论，自《周礼梓人》“为笋簨”来。

永叔《山中乐》三章赠惠勤，望其出佛而归儒，持论甚正，从退之《送文畅序》来。

“石骀仲卒，无适子，有庶子六人，卜所以为后者，曰：‘沐浴佩玉则兆。’五人者皆沐浴佩玉。石祁子曰：‘孰有执亲之丧，而沐浴佩玉者乎？’不沐浴佩玉。石祁子兆，卫人以龟为有知也。”此段言“沐浴佩玉”者四，而不觉其重复。

文字贵相题广狭。晦庵先生诸文字，如长江大河，滔滔汩汩，动数千万言而不足；及作《六君子赞》，人各三十二字，尽得描画其生平，无欠无余，所谓相题者也。

做大文字，須放胷襟如太虚始得。大虚何心哉？轻清之气，旋转乎外，而山川之流峙、草木之荣华、禽兽昆虫之飞跃，游乎重浊渣滓之中，而莫觉其所以然之故。人放得此心，廓然与太虚相似，则一旦把笔为文，凡世之治乱、人之善恶、事之是非，某字合当如何书、某句如何下，某段当先、某段当后，殆如妍丑之在鉴，如低昂之在衡，决不至颠倒错乱，虽进而至扵圣经之文，可也。今人时文，动輙先立主意，如诗赋论策，不知私意偏见，不足以包尽天下之道，以及主意有所不通，则又勉强迁就求，以自伸其说，若是者，时文之陋态也，可不戒哉。

《选》诗惟陶渊明，唐文惟韩退之自理趣中流出，故浑然天成，无斧凿痕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余子止炼句煅字，镂刻工巧而已。今人言诗，动輒曰《选》言；文，动輒曰唐；何泛然无别之甚。

西汉文字尚质，司马子长变得如此文，终不失其为质。

唐文尚文，韩退之变得如此质，终不失其为文。

晦庵先生治经明理，宗二程而密于二程，如《易本义》《诗集传》《小学书》《通鉴纲目》之类，皆青扵蓝而寒扵水也。但寻常文字多不及二程，二程一句撒开，做得晦庵千句万句；晦庵千句万句挛敛来，只作得二程一句。虽世变愈降，亦闊天分不同，然晦庵先生，三百篇之后一人而已。

濂溪先生《太极图说》《通书》，明道先生《定性书》，伊川先生《易传序》《春秋传序》，横渠先生《西铭》是圣贤之文，与四书诸经相表里；司马子长是史官之文，间有纰缪处；退之是文人之文，间有弱处；然亦宇宙所不可无之文也。

晦庵诗，音节從陶韦柳中来，而理趣过之，所以不可及。

苏门文字，到底脱不得縱横气习；程门文字，到底脱不得训诂家风。

学文切不可学怪句，先明白正大，务要十句百句只如一句贯串意脉。说得通处尽管说去，说得反复竭处自然佳，所谓“行乎其所当行，止乎其所不可不止”，真作文之大法也。

古人文字，规模、间架、声音、节奏皆可学，惟妙处不可学。譬如幻师塑土木偶，耳目口鼻俨然似人，而其中无精神魂魄，不能活泼泼地，岂人也哉？此須是读书时一心两目痛下工夫，务要得他好处，则一旦临文，惟我操縱，惟我捭闔，此谓“一茎草化丈六金身”，此自得之学，难以笔舌传也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